



名家译

入选新闻出版总署 向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

书中自始至终洋溢着浓浓的亲情，简陋物质条件下富足的精神世界，艰苦环境下乐观的生活态度，是值得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家长和孩子思考和学习的。

草原上的 小木屋

〔美〕劳拉·英格尔斯·怀尔德 著
郑澈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草原上的小木屋

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

[美] 劳拉·英格尔斯·怀尔德◎著

郑澈◎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草原上的小木屋:精装版/(美)怀尔德著;郑澈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5190-0634-1

I. ①草… II. ①怀… ②郑…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9566号

草原上的小木屋

著 者:(美)怀尔德

译 者:郑 澈

出 版 人:朱 庆

终 审 人:朱 庆

责任编辑:陈若伟

装帧设计:张婷婷

复 审 人:姚莲瑞

责任校对:郑红峰

责任印制:陈 晨

出版发行: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电 话:010-65389136(咨询),65067803(发行),65389150(邮购)

传 真:010-65933115(总编室),010-6503385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chenrw@clapnet.cn

印 刷: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北京市天池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880×1230

1/32

字 数:104千字

印 张:5

版 次:2015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90-0634-1

定 价:24.00元

目 录

一	向西部迁徙·····	1
二	穿越大河谷·····	9
三	宿营大草原·····	15
四	快乐的一天·····	20
五	草原建木屋·····	26
六	欢喜搬新家·····	34
七	与狼群为伍·····	38
八	坚固的木门·····	47
九	生火的灶台·····	51
十	屋顶与地板·····	56
十一	印第安客人·····	61
十二	新鲜的井水·····	68
十三	德克萨斯牛·····	74
十四	印第安营地·····	78
十五	疟疾大肆虐·····	82
十六	着火的烟囱·····	89
十七	爸爸进城了·····	93
十八	高个子野人·····	99
十九	圣诞节礼物·····	105
二十	午夜的尖叫·····	112
二十一	印第安庆典·····	116
二十二	草原燃大火·····	121

二十三	印第安狂噪.....	126
二十四	全员大迁徙.....	133
二十五	居民遭驱逐.....	137
二十六	开始新征程.....	142

印第安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北美大陆，他们建立了许多强大的部落，如阿兹特克、玛雅和印加。这些部落在农业、建筑、艺术和科学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然而，随着欧洲殖民者的到来，印第安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被迫离开家园，迁往陌生的地方，并面临着疾病、战争和奴役的威胁。尽管如此，印第安人依然保持着他们的传统和信仰，他们的文化也在不断地传承和发展。

印第安人的迁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们从北美大陆向西迁移，最终到达了太平洋沿岸。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经历了无数的困难和挑战，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坚韧不拔的精神。他们的迁徙不仅是为了寻找新的家园，也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在迁徙的过程中，他们学会了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如何与当地人相处，以及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

印第安人的驱逐是一个残酷的过程，他们被强行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并被关押在集中营里。在那里，他们遭受了非人的待遇，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他们的身份被剥夺。然而，印第安人并没有屈服，他们继续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他们要求政府归还他们的土地，承认他们的身份，并尊重他们的文化。经过多年的努力，印第安人终于取得了一些进展，他们的土地得到了部分归还，他们的身份也得到了承认。

印第安人的新征程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过程，他们开始重新建设他们的家园，发展他们的经济，并参与社会事务。他们不再是一个被边缘化的民族，而是一个有着自己声音和影响力的民族。他们开始与其他民族交流和合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他们的新征程充满了挑战，但他们相信，只要他们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一 向西部迁徙

很久以前，当如今的爷爷、奶奶们还是小男孩和小女孩，或者还是襁褓中的婴儿，又或许还没有出生时，爸爸、妈妈、玛丽、劳拉，还有小宝贝儿卡莉就已经离开了位于威斯康星州^①大森林中的小木屋。他们驾着马车离开，只留下了空荡荡的小木屋孤零零地伫立在静谧的丛林中，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它。

他们离开那里，去了印第安人聚集区。因为爸爸认为小木屋已不适合居住，如今来大森林里生活的人太多了。以前，大森林里只能听到爸爸挥动斧子的咔嚓声，如今嘈杂恼人的伐木声不绝于耳，捕猎的枪声此起彼伏，小木屋门前的小径也被踩成了宽敞平坦的大马路。每天，劳拉和玛丽在门前嬉戏玩耍时总会惊奇地发现驮着木材的马车吱吱嘎嘎地从马路上经过。

大森林里的动物也因为人类的迁入而销声匿迹。爸爸可不喜欢这样的环境，他更希望能与动物们和谐相处，能够每天看到小鹿和鹿妈妈躲藏在幽静的丛林里警觉地注视着他，或者发现一两只慵懒、肥胖的野熊在灌木丛中寻找浆果。冬季的漫漫长夜里，爸爸经常会跟妈妈说到西部的乡村风景，那里平坦肥沃的土地上长满青草，却很少有高大的树木。野生的动物在一望无际的肥美草地上自由自在地徜徉。除了印第安原生部落外，很少有外来的迁徙定居者。

终于，在冬季快要结束的一天，爸爸跟妈妈商量：“如果你不反对，我很想搬到西部定居。有人愿意购买这里的小木屋，而且价格可

^①位于美国西北部，西北濒苏必利尔湖，东临密歇根湖，首府麦迪逊。威斯康星州，名称来自印第安语，其意义是“草地”。

以由我来定，想要多少都行。这笔钱足够我们在西部的大草原上开始新的生活！”

“哦，查尔斯，我们必须现在搬到那里去吗？”妈妈问道，虽然冬天快要结束了，但外边依旧是冰天雪地，小木屋里的温暖舒适让人舍不得离开。

“如果想在今年搬过去，那现在就得动身了，”爸爸说道，“等到密西西比河^①的冰都融化了，我们是没法过河的。”于是，爸爸卖掉了小木屋以及家里仅有的母牛和小牛犊。他用胡桃木树枝编成了支架搭在马车上，妈妈则帮着他在支架上铺上灰色的帆布当车篷。

清晨，天还没亮，妈妈便轻轻地唤醒熟睡中的劳拉和玛丽，借着炉火和烛光帮她们梳洗打扮。然后，妈妈给两位姑娘穿上了暖和的衣服，在红色的法兰绒衬衣外又套上了羊毛衬裙，然后才穿上厚羊毛裙，腿上穿了一双羊毛线织成的长筒袜子，戴上兔皮兜帽和红色的棉手套，总算是将她们捂得严严实实了。家里除了床、桌子和椅子之外，凡是能搬得动的，都被抬上了马车。爸爸觉得这些木制家具就不必长途跋涉地搬到西部去了，因为他总能做出更像样的家具来。

路面上还有未化的积雪，空气中弥漫着阴冷和潮湿。木屋周围仍沉浸在清晨的寂静与黑暗中，从光秃秃的树枝间仍能看到天空中的星光点点，东侧的天空中泛起黎明前的灰白。

这时，森林中影影绰绰地闪现出马车和马上拴着的灯笼，那是前来送行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和堂兄弟姐妹们。玛丽和劳拉紧紧抱着怀里的布娃娃，一言不发地站在小木屋前，堂兄弟姐妹们则围在她们身旁，静静地注视着两位姑娘。奶奶和婶婶们不停地亲吻、拥抱着她们，向她们道别，一遍遍唠叨着临行前的嘱托。

爸爸将那杆猎枪挂在车篷内的胡桃木支架上，方便他遇到危险时能轻而易举地伸手摸到。子弹夹和火药袋也跟猎枪挂在一起。他将心爱的小提琴放在琴盒里，小心翼翼地摆在枕头中间，免得马车的颠簸

^①全长 3767 公里，是北美洲流程最长、流域面积最广、水量最大的河流，位于北美洲中南部，几乎纵贯美国。

和摇晃磕碰到琴柄。

叔叔和伯父们帮着爸爸将准备停当的马车架上马背，堂兄弟姐妹们也像奶奶和婶婶们一样轻轻地吻了吻玛丽和劳拉的面颊，向她们道别。爸爸走了过来，伸手抱起玛丽和劳拉，将她俩放在马车车篷内铺好的棉被上。接着，爸爸又扶着妈妈登上马车座椅，奶奶靠上前，将怀里的小卡莉递给了妈妈。爸爸纵身一跃，跳上马车，坐在妈妈旁边的座位上，那只浑身长满斑点的牛头犬——老杰克，也悄无声息地溜到马车下边。

就这样，他们一家人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小木屋。小木屋门窗紧闭，厚实的窗板遮挡着窗户。它孤零零地伫立在篱笆墙里，躲在那两棵老橡树身后，仿佛不愿面对这令人悲伤的离别场景。夏天，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玛丽和劳拉曾在那两棵橡树茂密的枝叶遮起的树阴下度过了多少快乐的日子啊……这是玛丽和劳拉最后一次看到大森林里心爱的小木屋了。

爸爸许诺说，等到了西部，一定会让劳拉看到“破普斯”。

“什么是‘破普斯’？”劳拉疑惑地问道。

“‘破普斯’是印第安人家新出生的婴儿，他们肤色暗黄，身体娇小，看起来很奇怪！”爸爸回答道。

他们长途跋涉，穿过很长一段被大雪覆盖的森林才到达不平郡^①，玛丽和劳拉小时候曾经来过这里，但现在这里完全变了模样。郡里的店铺和住户家的门窗紧闭，马路两侧被砍伐的树桩和旁边的木头堆上盖满了积雪，街道上几乎没人，一个玩耍的孩子也看不到，只有两三个戴着皮帽，穿着皮靴，捂着厚棉袄的男人在街边闲聊。妈妈、玛丽和劳拉趁着休息时，匆匆忙忙地在马车车篷里蘸着蜜糖吃了些面包，马匹则从拴在鼻子底下的草料袋里吃着玉米。爸爸将家里多出的兽皮拿进店铺，换了些旅途上必需的日用品回来。时间很紧，他们必须在今天横穿密西西比河，再拖延下去，结冰的河面就要融化了，所以他们不能在郡里待得太久。

^①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西北部的一个县，西南角与明尼苏达州以密西西比河为界。

宽阔的河面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冰面上白雪皑皑，顺着河道向远处延展，仿佛与灰白的天际连成一片。隐隐约约中可以看到河道积雪上纵横交错的车辙及马蹄的痕迹，但是无法判断人们来来往往的方向与踪迹。

爸爸赶着马车驶上冰面，循着车辙的痕迹向前走，马蹄踩在积雪上发出闷闷的“嘚嘚”声，车轮也跟着吱嘎起来。身后的丕平郡变得越来越小，终于，连那座郡里最高的商店也变成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小黑点。马车周围空空荡荡，一无所有，只剩下黑暗与寂静。劳拉很不喜欢在夜里赶路，但是爸爸在前边赶着马车，家里的老杰克一声不响地跟在车后，劳拉倒不感到害怕，她知道有爸爸和老杰克在，谁也伤害不了她。

过了一段时间，马车拐出了河道，慢慢驶上了一个土坡，道路两旁又出现了稀稀疏疏的树林，树林中隐隐约约有栋木房子。这时，劳拉紧绷的神经放松了很多。虽然她知道，木房子里不会有人居住，那只是为途经此处的旅行者准备的宿营地。

爸爸将马车赶进了宿营地，木屋建得又小又矮，看起来很滑稽。但屋子里用来生火取暖的壁炉却很大，屋内的墙边零散地摆着几张破旧的木床。爸爸在壁炉里生起了火，不一会儿屋里便暖和起来。夜里，玛丽、劳拉、小卡莉和妈妈一起睡在壁炉前地板上搭起的木床上，而爸爸独自一人睡在马车上守着家里的那些东西。

深夜里，熟睡的劳拉被一阵奇怪的响声吵醒了，那声音听起来像是枪声，却比枪声更尖锐、持久，而且响声不断，持续了好一阵子。玛丽和小卡莉还在睡觉，劳拉却再也睡不着了，黑暗中传来妈妈温柔的声音：“睡吧，宝贝，别怕，那只是河面上的冰融化破裂的声音而已！”

第二天，爸爸对妈妈说：“真是幸运啊，幸好我们昨天就穿过了河道，卡罗琳！我就知道冰面一定会在这几天开裂，幸亏没让我们赶上，要是我们在河道中央时冰面开裂，那可就糟透了！”

“昨天在河道上时，我就不停地担心呢，查尔斯！”妈妈温柔地回答道。

在这之前，劳拉可从没费神想过这些事，但听了爸爸妈妈的对话

后，她总算明白了，若是昨天马车行驶在河道上时，车轮下的冰层开裂，那全家人都会跟着马车一起掉进冰冷的河水中，说不定现在还在河里拼命挣扎求救呢！

“快别说了，看你把孩子吓的！”妈妈看到劳拉紧张的神情，连忙制止道。爸爸走到劳拉身旁，给了她一个温暖的拥抱。

爸爸一边紧紧搂住她，一边高兴地说道：“我们已经顺利通过了密西西比河，喝一杯苹果酒庆祝一下怎么样？难道你不想到西部印第安部落里看看吗？”劳拉点点头说，她很想去看看，接着她又问爸爸是否已经到了印第安人聚集区。实际上，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看到印第安人，这里是明尼苏达州，他们只不过刚刚走出了威斯康星州而已。

就这样，他们每天都要尽可能多地往前赶，每天傍晚时分，爸爸妈妈总会找到一个新的地方让全家人休息。有几次，全家人不得不在同一个宿营地连续住几个晚上，因为前边河谷的水因冰雪融化暴涨，他们只能等水势稍缓后继续前行。像这样的河谷他们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劳拉几乎都数不过来了。沿途的风景、树木和山脉千奇百怪，还有些地方光秃秃的，一棵高大的植物也看不到。他们经过了无数座木桥，其中一条河面宽阔、水势湍急、浑浊不堪的河流上甚至没有桥。后来，爸爸告诉劳拉，那就是密苏里河^①。爸爸设法找来一个木筏子，将马车赶了上去，于是，一家人胆战心惊地待在马车车篷里，一动也不敢动，眼睁睁地看着木筏子漂离河岸，晃晃悠悠地向对岸漂去。

过了几天，路面开始变得崎岖不平，马车驶进了山路。一天傍晚，马车的车轮突然陷进了泥沼里，糟糕的是偏偏又碰上倾盆大雨。大雨一直持续着，天空中电闪雷鸣，一家人找不到合适的宿营地，也没法生火取暖，只能待在潮湿寒冷的车篷里啃干粮。第二天清晨，爸爸在山坡上找到了合适的宿营地。他们不得不在那里住一个星期，要等到溪谷地的雨水退去，泥土干透了，爸爸才能将陷入泥沼的车轮挖出来。

那天，妈妈和几个孩子正百无聊赖地等着，突然看到一个又瘦又

^①美国主要河流之一，密西西比河最长的支流。密苏里河发源于蒙大拿州黄石公园附近的落基山脉东坡，流至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以北汇入密西西比河。

高的男人骑着一匹黑马从树林里走了出来。那人和爸爸聊了一阵儿，爸爸便跟着他一起走进了树林。又过了一会儿，当他们从树林里返回时，他们一人骑着一匹黑色的小矮马。原来，爸爸用那两匹疲惫不堪的棕色大马换了两匹黑色小矮马。在劳拉看来，这两匹小矮马长得很精神，可是爸爸却告诉她说，它们并不属于矮马，而是西部的野生品种。两匹小马的眼睛很大，炯炯有神，脖子上的鬃毛和尾巴显得格外长，与大森林里的马比起来，它们的脚小腿细，但步伐很快。

“这种马跟骡子一样有劲儿，但性格温柔得像小猫！”爸爸解释道。

劳拉连忙问爸爸这两匹小马的名字，爸爸却很希望她和玛丽能为小马们起个响亮的称呼。于是，玛丽将其中一匹马叫做“派特”，而劳拉则称另一匹马为“派蒂”。

溪谷中的雨水渐渐退去，泥土也一天天干燥起来。爸爸终于将陷进泥沼里的车轮挖了出来，随后，他给两匹矮马一同架上了马车的鞍具。

从威斯康星州的大森林里出发后，一家人一直躲在马车帐篷里取暖，他们途经了明尼苏达州、爱荷华州和密苏里州，一路向南前进。随着温度的升高，一路上都躲在马车下的老杰克也跟大家一样渐渐露出了身影。如今，一家人已做好准备，要穿越堪萨斯州了。

堪萨斯州地势平坦，到处都是--望无际的草原，初春的嫩绿在微风中荡漾，处处飘溢着春天的气息。马车行驶在堪萨斯草原上，放眼望去，看不到边际的绿色一直延伸到蔚蓝的天边，仿佛一个圆形的蓝色玻璃罩将这片翠绿倒扣其中，而马车就是玻璃罩的中心。

派特和派蒂浑身是劲儿，它们一会儿慢跑，一会儿快走，走了一整天，却始终走不出那片怡人的翠绿。夜幕降临，他们仍置身于蓝色的玻璃罩中，只是玻璃罩的边缘渐渐变得粉红。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周围一片宁静，只听到风吹草低的沙沙声。天气已不再像他们刚出发时那样寒冷，爸爸决定让一家人露营。他生起了篝火，在这广阔无际的草原中，那堆篝火也变得渺小而微不足道。夜空中的星星清澈透亮、熠熠生辉，好像近在咫尺，劳拉甚至觉得自己一伸手就可以碰到它们。

第二天，一家人又出发了，一路的绿色依旧，天空的蔚蓝依旧，他们仍置身于那个蓝色的玻璃罩中，似乎永远也走不出去，玛丽和劳拉已经对这美丽而熟悉的景色感到厌烦了。周围的一切就像她们玩腻的玩具一样，丝毫吸引不了姑娘们的注意力。被褥被整整齐齐叠放起来，姑娘们在被褥上盖上了灰色的毯子，然后坐在上边。马车车篷的一侧帆布被卷了起来，任凭草原上的微风吹拂着劳拉淡棕色的直发和玛丽金色的卷发，明媚的阳光刺得她们睁不开眼。

不时地，草丛中会突然蹦出一两只长腿跳兔^①来，可这却丝毫不能引起老杰克的兴趣。可怜的老杰克太累了，连续的长途跋涉让它的爪子酸痛无力，根本不愿费力去追逐兔子。马车继续前行，不停地摇晃着，车顶上的帐篷被风吹得呼呼直响。马车留下两条浅浅的车辙印记一直跟随在身后，仿佛要永远跟随下去。

爸爸躬着背坐在驾车台上，缰绳松松地搭在手心里，褐色的胡须随风飘舞。妈妈坐在他身边，双手交叉在膝头，安静地注视着前方。小卡莉在摇篮里柔软温暖的被褥中睡着了。

“啊……唔！”玛丽打起了哈欠，劳拉不满地问道：“妈妈，难道我们不能下车跑一会儿吗？我的腿一直蜷着，太累了！”

“不可以，劳拉！”妈妈回应道。

“我们是不是很快就要到宿营地了？”劳拉继续问道。中午时，一家人曾经休息过一会儿，他们借着马车遮挡的阴凉，坐在草地上吃了一顿午餐。但从那以后，时间仿佛过得越来越慢了。

“还不能宿营呢，现在还太早。”爸爸说道。

“我想休息了，爸爸，我累了！”劳拉抗议道。

“劳拉！”妈妈提高声调，这意味着劳拉不能抱怨下去了。于是劳拉没再继续说下去，但心里仍是愤愤不平，轻声对自己嘀咕起来。

劳拉觉得自己的腿已经麻木了，讨厌的风不停地吹乱她的头发。两旁的青草依旧在飘荡起伏，马车依旧在左右摇摆，时间过得很慢很慢……

①北美洲特有的野兔品种，以腿长善于跳跃而著称。

“前边可能有条大河，”这时，爸爸突然开口了，“姑娘们，你们看到前边的那片树林了吗？”

劳拉握住车顶上的一根胡桃木支架，勉强地站起身来。前方很远处有一片黑压压的影子。

“那是树！”爸爸说道，“从影子的形状上就能辨别出来。在这片土地上，有树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水。我们今晚就要宿营在那里了！”

二 穿越大河谷

派特和派蒂——两匹小马轻快地奔跑起来，仿佛听到前方有水的消息很令它们兴奋似的。劳拉紧紧握住胡桃木架子，让自己在摇摆不定的马车上站稳。从爸爸的肩膀上方向前望去，一片广阔的草场尽头便是那片丛林，但树木的形状很奇怪，跟以往见过的树完全不同，并不比大森林里的灌木丛高多少。

“哎呀！”爸爸突然惊叫了一声，“这该怎么办，应该向哪边走啊？”他继续自言自语道。前边出现了岔路口，单从路面的痕迹看，很难判断出人们常走的是哪条路。两条路的草丛都有淡淡的被车辙碾过的痕迹，一条路径直通往西边，而另一条则顺着山坡蜿蜒向下，指向南方。再向前望去，淡淡的车辙痕迹都被淹没在随风飘动的草丛中了。

“我觉得应该向山坡下走！”爸爸下定了决心，“河谷就在山坡底下，这样走应该能到浅滩。”说着，爸爸拽住缰绳，引着两匹小马向南边的路拐去。

山坡下的路高低起伏，崎岖不平，远处的树林看起来离得更近了，却并没有显得更高些。劳拉紧张地握住车篷上的胡桃木，从派特和派蒂的鼻孔下看不到熟悉的草丛，连地面好像都消失了。劳拉抬头远眺，向树林的尽头望去，这条路似乎在树林的尽头拐向了断崖，盘绕蜿蜒，之后陡然向下延伸。

到了拐弯处，临近断崖边儿时，爸爸猛地拉住了缰绳，派特和派蒂身体后挫，险些坐在地上。马车沿着越来越窄的路一点儿一点儿地向下滑动，两侧的断崖露出参差不齐的红土和岩石，除了顶部的几撮杂草外，裂开的直上直下的侧面全是光秃秃的样子。久经太阳炙烤的崖壁如火墙一般滚烫，散发的热气迎面扑来。风从头顶吹过，却无法

吹到蜿蜒向下的断崖中，这里只有令人心悸的宁静。

没过多久，前倾的马车又变得平稳了，他们穿过了那条陡峭的断崖险路，来到了谷底的平原。这里的树高大挺拔，劳拉在草原上看到的只是它们的树冠而已。草丛之间，到处都是一片片的树林。树影斑驳间依稀可以看到几只卧地休息的鹿，听到车辙的轱辘声，小鹿们好奇地站起身从树丛中探出脑袋张望。

劳拉觉得很奇怪，她并没有看到爸爸所说的河流啊。走下断崖之后，这里的地势平坦、开阔，虽然比断崖上的大草原低得多，但也有些小山包。唯一遗憾的是，这里没有风，感觉很闷。车轮下的泥土开始变得松软，阳光可以照射到的地方也有稀疏的草地，但已经被附近的鹿儿啃得参差不齐了。

又走了一会儿，身后的红土断崖已经变得模糊了，等到派特和派蒂在谷底的溪边饮水时，身后的断崖已经完全隐藏在树林和山包后边，看不到踪影了。

静谧中，谷底的水流声显得越发清脆悦耳。河谷岸堤的树木低垂着枝叶，在河水中形成美丽的倒影。河谷中央的水流清澈湍急，溅起的水花在阳光的照射下闪耀着淡淡的蓝色光芒。

“这条河好像挺深呢！”爸爸说道，“但我觉得能过得去，你看河边的浅滩上还留着其他马车的车辙痕迹呢。你怎么想，卡罗琳？”

“就按你说的来！”妈妈回答道。

派特和派蒂饮足了水，抬起湿漉漉的鼻子，盯着眼前的河流，不停地耸动耳朵，似乎想听听爸爸的意见。紧接着，两匹小马互相蹭了蹭鼻子，嘶鸣着，仿佛在低声轻语，交换彼此的想法。河滩上游的不远处，老杰克低垂着脑袋，伸出红扑扑的舌头舔食溪水。

“我去把车篷扎紧点儿，”爸爸说着，从马车驾座上跳下来，将卷起的车篷重新放下，用绳子将帆布的两侧紧紧捆在车厢底部。然后，他将绳子的两端紧紧扎在车篷后边，这样一来，车篷就被绷得紧紧的，只留下一道缝隙，几乎什么也看不到了。

玛丽躺在车篷里的床上，蜷缩成一团，一听说马车要穿过湍急的河流，她就怕得要命。劳拉却很高兴，水流飞溅的响声让她觉得兴奋。

爸爸爬上了马车，一边吆喝着让马儿前行，一边说道：“卡罗琳，到了河中央，恐怕这两匹小马要游过去才行，但它们肯定能过得去！”

这时，劳拉突然想到了老杰克，连忙呼喊道：“爸爸，我觉得应该让老杰克也坐上马车，它自己可过不了河！”

爸爸一言不发，只是全神贯注地握紧手里的缰绳。妈妈安慰道：“别担心，劳拉，老杰克会游泳的，它能过得去。”

马车缓缓地移动着，从河滩向河水深处走去，河水拍打着车辙，发出噼啪的响声。河道慢慢变深，河水更加湍急，车身随着噼啪的拍打声摇晃起来。突然，车身猛烈地晃了一下，响声消失了，马车摇摆着，像船一样漂浮在水面上，让一家人觉得晕乎乎的。妈妈大声喊道：“孩子们，躺好别动，抓紧扶手！”

玛丽和劳拉立刻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听到妈妈提高语调讲话，姐妹俩都会立刻照她的吩咐去做。妈妈伸出一条胳膊，拉出灰白的毛毯，将姐妹俩严严实实地裹了起来。

“安静地躺着，不许乱动！”妈妈继续命令道。

玛丽紧张得不知所措，躺在床上浑身发抖。劳拉却扭动着身体，很想站起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她能感觉到马车似乎正漂浮在水中打转儿。这时，河水拍打车辙的声音再次响起，但不一会儿又消失了。随即，爸爸的叫喊声吓坏了劳拉：“帮我拉住缰绳，卡罗琳！”随着一股猛烈的冲击，马车开始倾斜，劳拉猛地坐起身来，掀掉盖在头上的毛毯。

原本坐在驾座上的爸爸不见了，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她正双手紧紧地拉着缰绳。玛丽看到这情形，连忙又用毯子捂住了脑袋。劳拉探起身来，向前张望，外边除了哗哗流淌的河水外，什么也没有。这时，劳拉看到水中冒出三个脑袋，那是派特、派蒂和爸爸，爸爸正在挣扎着拉住派特的缰绳，试图拉着它向河对岸游去。

劳拉隐隐约约听到爸爸在湍急的河水中叫喊着，虽然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但语气中毫无慌乱的迹象，似乎是在鼓舞马儿的斗志。妈妈吓得脸色惨白，不停地向劳拉呼喊道：“躺下，劳拉，躺着别动！”劳拉赶紧躺了下来，她紧张得发抖，脑袋发晕。她连忙紧闭双眼，可是还

能看到汹涌可怕的河水和在水中挣扎的爸爸。

就这样，马车在水中旋转漂浮了很久。伴随着剧烈的震动，玛丽害怕得不停地吸泣，劳拉感觉胃里越来越难受，她越来越想吐了。又过了一会儿，马车的轮子似乎撞在了岸堤上，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响声，爸爸叫喊起来。马车晃动着，猛烈地向后一仰，紧接着便冲上了岸堤，车轮终于在路面上滚动起来。劳拉挣扎着坐起身，握住胡桃木车架向外张望。她看到了派特和派蒂湿漉漉的马背，两匹马儿正奋力蹬蹄，将马车向陡峭的岸堤上拉去。爸爸浑身滴着水，正在马儿身旁叫喊着：“好样的，派特！好样的，派蒂！用力啊，加把劲！”

马车终于稳稳地驶上了岸堤，两匹马儿喘息着，蹲在一侧的爸爸也像马儿一样，浑身湿漉漉地大口喘着。马车静静地停在岸堤上，一家人总算安全渡过了河谷。

“天呐，查尔斯！”妈妈轻声呼唤道。

“你看……你看，”爸爸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卡罗琳，我们做到了，我们安全了！幸亏马车的骨架做得够结实，这辈子我还没见过这么湍急的河流呢。派特和派蒂真是好样的，但我觉得……要不是我跳进水里牵着它们，它们也没法游上岸！”

如果爸爸当时不知所措；如果妈妈当时慌了神，没能帮着爸爸拉住缰绳；如果玛丽和劳拉又哭又闹地打扰妈妈，那结果就不是这样了！马车会在湍急的河流中一直转下去，直到彻底倾覆，被河水冲垮，一家人都得被淹死。那样，就没人会知道这一家人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而且几个星期之内，这里都不会再有途经的行人，更没人能帮上忙。

“这下好了，”爸爸说道，“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我们成功了！”

妈妈回应道：“是的，查尔斯，但你浑身都湿透了！”

爸爸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劳拉却突然大叫起来：“天啊，老杰克不见了！”

在这之前，谁也没想起老杰克来，一家人都将它忘在了河对岸。大家四处寻找，它却毫无踪迹了。它一定是跟着马车一起跳进了河里，但谁也没看到老杰克游泳过河的情景。